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爱要怎么出口？” ——端午档三部影片的艺术学笔记

■文/左衡

电影《中纪兰》正在全国影院上映,片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中纪兰在上级部门调任她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时,主动提出的“六不”: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领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工作关系、不脱离劳动。

1973年至1983年,中纪兰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十年,始终坚持这“六不”。如此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令人感动!同时也会让如今很多人觉得难以思议。实际上,片中这一情节完全是中纪兰生前真实事迹在大银幕上的再现。

朴实刻画平凡却传奇的功勋人物

《中纪兰》是由著名导演哈斯朝鲁执导,张梦楚编剧,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岳红和青年女演员姚兵蓉领衔主演的人物传记电影。导演用朴实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中纪兰从山西一位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传奇人物的主要经历。

影片从中纪兰带病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切入故事,用正叙和倒叙交叉的叙事手法,将上世纪50年代初她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发动农村妇女参加劳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改革开放后带领大家勤劳致富、改变家乡面貌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

中纪兰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她似乎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脚踏实地、朴实无华、无私奉献地扎根农村,心系农民,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

但她的人生经历却很传奇:中国仅有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首批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功勋人物……

这样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贡献的劳动者,导演在拍摄她的人生经历时,既没有刻意拔高和煽情,也没有加入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尽量以理性客观的态度,通过平实的镜头语言去刻画中纪兰平凡的一面。

比如,影片并不回避因中纪兰因不转户口导致的家庭矛盾。丈夫准备把户口迁出西沟村,中纪兰哭着让他别迁,夫妻俩为此争吵,但她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对西沟爱得太深。她对儿子既严厉又关心的桥段,也让人看到她作为一位母亲内心柔软的一面。

不仅有好演员,也有难忘细节

《中纪兰》中,著名实力派女演员岳红饰演中老年中纪兰,青年女演员姚兵蓉扮演青年中纪兰,两人都是好演员,按照导演和编剧的要求塑造好这个人物。

姚兵蓉演绎的青年中纪兰率真质朴、泼辣勇敢、敢做敢为。女村民王二姐因不干活被老公暴打,是她立刻赶来,冒着自己被打的危险制止家暴,并鼓励和带领王二姐等农村妇女学习农活、挣工分,找到自信和人生意义。

姚兵蓉还很好地演出了青年中纪兰第一次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的忐忑不安和兴奋激动,以及作为人大代表投票时的庄严神圣。

岳红曾凭借《野山》荣获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凭《走着瞧》荣获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著名女演员。

据光明网报道,这次岳红在《中纪兰》中扮演中老年中纪兰,为了深入了解角色,她想方设法查找各种和中纪兰有关的书籍、纪录片,在影片开机前提前到西沟村体验生活,找西沟村和当地干部了解中纪兰。

经过对角色的深入分析,岳红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坚韧执着、胸怀大局、一心为民的中老年中纪兰形象。片中的一些细节令人难忘。

比如,中纪兰和敬老院老人一起吃饺子,饺子掉到地上,她爱惜粮食舍不得扔掉,捡起来用水涮涮就吃了。还有,中纪兰悄悄将治病的药藏进口香糖盒子里吃,只为了不让大家担心她的病情。

岳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从心里敬仰中纪兰,“饰演她的过程中我受到了极大的心灵洗礼”。

不仅是纪念,更是弘扬和传承

6月28日,电影《中纪兰》在全国院线上映,当天适逢中纪兰逝世三周年。这部影片的公映,不仅是对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最好的纪念,更是对她崇高精神的弘扬和传承。

任何时代,都需要像中纪兰这样无私奉献的人,一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中纪兰》这样的题材显然无法拍成商业大片,要想通过票房收回成本非常困难,但电影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不能只看票房,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纪兰》难能可贵。

笔者佩服出品方、制作方和主创人员的情怀和勇气。他们不计得失地拍摄这部影片,让更多观众了解中纪兰这位平凡而传奇的时代楷模,本身就是对中纪兰精神的弘扬和传承。

(转载自“影视风向标”公众号)

不仅是纪念,更是弘扬和传承

■文明胡建礼

端午假期至今的十天里,《消失的她》以20多亿票房遥遥领先,《我爱你》(下称《我》)以各平台的好评高分占据口碑首位,票房也超3亿。二者收获都颇可观。相比之下,引进片表现就显得相当乏力了,如华纳和DC联手打造的《闪电侠》在中国票房仅达1.8亿。

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有很多要素在发挥力量,择其要者:如社会文化语境变化,这导致国产片比外片更占优势;如类型热点转移,这表现为科幻动作片审美疲劳而现实题材剧情片更吸引观众;如大众观影更倾向于相对熟悉、信任度高的主创阵容,这导致较新、较陌生的演员面临更艰难的挑战;如创作出品方的策略和算计,这考验着观众对他们的信心和耐心。在这几个向上度上,《闪电侠》都很吃力。有意思的是,它的口碑其实并不差,特别是在资深影迷和专业人士那里得到了认可。它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是多个不利因素叠加造成的合力所致。这也提醒我们,电影业如战场,不存在绝对有把握获胜的情况,不可不察。

有位潜心研究类型片多年的学者向笔者指出,《我》实为地道的、纯粹的、成色十足的商业片。从实际效果来看,它的确成功得到了消费者的接受。那么,该文化商品的卖点是什么呢?

影厅里不时响起的唏嘘啜泣声,让我们首先感觉到,这是一部“以情动人”的作品。但又似乎不全是,或至少表达得不够精细。反过来看《消失的她》,虽然重点是剧情悬疑,但之所以热到“破圈”,正如许多观众意识到并在自媒体上表达出的,也正是因为契合了当下的某种情绪、情感,是反向思维的“以情动人”。两片区别似乎在于,《消失的她》对爱情的价值判断过分低估;

《我》对爱情的价值判断倾向高估。

再来看两片的剧作技巧,《消失的她》刻意求工,一路反转跌宕,通过迷宫般的空间变化,务使观众意想不到。《我》刻意藏起工巧,在看似自然平淡的时间流转中把人物命运一一铺陈开来。若论影片始末的人物状态改变之大,《我》未必在《消失的她》之下。

显然,“故事(观众角度)-叙事(创作角度)”,仍然是故事片的重心。这几年逐渐为大众所意识到的“剧情片”这一概念,也同样属于类型化的存在。似乎不妨结论:类型片抒情和叙事固然并重,而叙事为首要。这样一路捋下来,我们就回归到了电影艺术的本体层面,也正是电影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之所在。

在《我》和《闪电侠》中,“我爱你/I love you”这个句子,都被作为重要抒情元素被突出应用。下面就这一细节稍作解剖,将两种不同的处理手法加以对照。

《我》用这个句子,与粤语歌曲《我爱你》建立了明显关联。这首1978年问世、许冠杰和陈秋霞演唱的歌曲,改编自猫王1973年名曲Ku-U-I-Po(夏威夷土著语言,意为My Sweetheart)。值得一提的是,粤语歌的烟火气和戏曲感很浓,把西方流行音乐的气质成功转化为中国岭南、香港市井的文化风味。

男主常为成第一次到公园,听到老年舞群音箱外放的这首歌——这也是观众在片中第一次听到它。常随即给孙女留语音,请她帮忙查一下歌名。究其功能,似乎是为了常和女主李慧如相遇做某种暗示和铺垫。但接下来,常、李初次见面“大打出手”、相看两生厌,音乐的抒情调性和叙事的冲突强化,背道而驰了。

第二次出现时,剧情已经发展

《我爱你》:“老年电影”的闪光和流行

■文/周夏

老”,冷漠不孝,他们靠收废品为生,艰难度日,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影片改编自姜草创作的韩国同名漫画,2011年就翻拍为韩国电影《我爱你》,豆瓣评分高达9分。中国版本《我爱你》保留了同名漫画的经典情节,做了合适的本土化改编,将空间设置在广州,人物身份也进行了适度调整。老常从送奶员变为围着孙辈团团转的潮老头,爱喝酒舞鞭,古道热肠,行侠仗义,网络用语、打游戏都不在话下;李慧如依然收废品,但同时她也是粤剧名伶仇美灵,是影片中最为具有杀伤力的独白。

影片主要实写了两对老人的爱情和友谊,老常和慧如为主线,山哥和欢欣为副线,还虚写了一对可望不可即的爱情,美若仙(仇美灵)和陈院长的爱情是中国版本最大的创造,成为这两对爱情的镜子,彼此映照。这三对老人的爱情类型不同,层次分明。老常和慧如是常见的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模式,喜感几乎都来自于老常,影片细致地展现了这对老人的爱情过程,从相看两厌到心生欢喜、互相扶持一直到相伴相守,最令人欣慰;山哥和欢欣是婚龄超过45年的患难夫妻,二人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代表情比金坚的爱情,最令人感动;仇美灵与陈院长的爱情则是梁祝神话的现实版本,青春蹉跎,终成眷属,这对苦命鸳鸯最令人慨叹。

另外,一个很妙的比喻也是中国版本独特的创造,“小鸟和大象”分别代表了他们的爱情和归宿,这两种动物很显眼地驻守在海报的片名上。美若仙房中养着各色各样的鸟,处处闻鸟鸣,但窗户居然是一幅假的画,她把爱情锁在屋里,锁在心

爱与生死之思

里,最后鸟儿被放飞,也代表了她最终打开了心结,让爱情像雀跃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

了许久,常、李经历了误会、摩擦、缓和、产生好感、认真接近,又因常醉酒发泄情绪,关系急转直下。正逢孙女也酒醉,语重心长地劝外公要讨好自己,同时告诉了他歌名是《我爱你》,并用手机播放了一部分。常回到自己房间后歌声即停止,常失声痛哭。如果观众这时已经把这首歌和男女主的关系主线联系了起来,那么这里的处理有些令人不解,因为这段的叙事焦点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孙女身上,同时叙事重心似乎是在解释常的心理障碍,这些对男女主的感情加深或转变,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第三次出现,剧情将近尾声。常、李的老友去世,李的房东恩人住进医院,李心灰意冷回了老家乡下。常再次来到公园,舞群中突发一起狗血事件:有“渣男”借伴舞之机PUA女子,后者子女前来兴师问罪,众人围观,舞场只余常一人。歌声忽然响起,常开始独舞,镜头闪回了他和李、故友的相处时光,激动之下,晕厥过去,歌声中止,音箱发出喇叭声。这个高潮段落落的音乐,可以理解为实现存在的有源音乐,也可以理解为常幻想中的音乐,还可以理解为导演为这段舞铺上的背景音乐和音效。

第四段,影片故事告终,常在乡下屋中一起进餐,镜头从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近景来开,远飞村外,眺望远山。歌声再度响起,随即忽又接回之前常、李和老友夫妇一同戏水的场景,升格成慢镜头,音乐渐强。这是非常常规的结尾方式。

从接受心理上讲,这时观众的压抑悲伤情绪已经得到了纾解,可以结束在这里了。没有想到,音乐再次静下去,补叙了一小节常、李和老友夫妇相处交谈的场景。不是说这一小节本身不好,但它出现的时段和

位置都令人意外。

还有一个细节是,歌词始终没有用字幕给出,听不懂粤语的观众既然不能把握语义,也就只能把这种陌生接受为一种温情怀旧的背景氛围了。

再看《闪电侠》。这个句子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剧情发展到主人公面临选择和诱惑之前,通过本人回忆追述他人悲剧开始的那一天所发生的场景:妈妈在厨房里准备拿手早餐,和少年主人公亲密交谈。妈妈说:“我爱你。”儿子答:“我爱你更多!”妈妈再回应:“我爱你最早!”后来观众知晓,此时母子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此地是母亲惨死的现场。从而造成了反差强烈的戏剧性。

第二次是剧情将近尾声,闪电侠再次回到超市,修正他上一次改动的 timeline,并且知道这次修正将导致他妈妈按照历史原貌死去。在超能力导致的静止中,他看着妈妈生动的面庞,独自重复了那三个短句。说的人变了,说的方式也变了。观众能够意识到,主人公记忆里那份看似寻常的幸福,不但成为他不堪回首过往,而且还要成为他自愿造成的悲惨未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上承古希腊悲剧的叙事美学理念和手法。由于两次出现都是在母子之间,没有其他信息干扰,这个由最简单的词汇和语法构造的句子就得到了充分的强化,成为核心、重心的台词。

对不同的观众群体来说,不同影片的优劣未必有可比性。对电影艺术的自身规律来说,比较却又创作实践中赶超差距、弥补不足的有效方法和积极态度。古人用“一字千金”来求得有价值的批评,这也使得笔者有勇气在国产片压倒外片的大好形势下再进一步言。

少想爱却不敢爱的老年人。彩蛋中美若仙和陈院长终得相见,歌舞相伴,也是主创对暮年“爱情”最好的祝福了。一切都来之不易,老年人的爱情经历了世事沧桑,岁月沉淀,更懂得珍惜和体谅,美好的结局抚慰了众人。

影片细腻准确地展现了老年人的真实心理,以一波三折的情节剧模式结构全篇,并加入一些有效的类型元素,让老年人成为叙事的真正主体,成为不可多得的“老年电影”。但影片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山哥家宴过后自尽,儿子大摆孝宴,老常一气之下挥舞鞭子大闹葬礼,谢家子女如此不孝,怎么可能在派出所突然醒悟,向老常齐齐下跪,这个情节设置就比较假,反思不会来得这么快,“下跪”显然是编导的主观意图,而非剧中人物的选择。

看完电影,我在想电影圈中有“女性电影”“儿童电影”之说,为什么没有“老年电影”的提法?可能是因为它太稀少了,长期游离在主流话语圈之外,甚至是边缘的边缘,被人忽视漠视已成为习惯,甚至在电影创作中,都有对主创在年龄上严格的限制。因为“口述历史”工作的缘故,我曾有幸采访了25位从事电影工作的老年人,感觉到他们的思维和活力有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现在的电影创作环境和消费市场,都在尽力讨好“年轻人”,但是英雄不问出路,真正优秀的电影作品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的。当老龄化社会越来越接近的时候,老年题材的电影未来将会以更多彩的样貌出现,这对打破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克服社会上的年龄歧视必然有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人们的老年焦虑。

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电影行业也该讨好讨好“老年人”了。